

西南文學文獻

第九卷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中國西南文學文獻叢書
第九卷

20114

1207.11/1:8

000.150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六輯

西南文學文獻

第九卷



本輯主編：徐希平

田耕宇

副主編：肖燕

鄭慧珍

葉南

編撰：王永波

陳堯

邢金良

劉浪

徐立昕

鄧潔

林洪濤

李廣科

艾晶

張麗豐

本卷目錄

嘉祐集	
下	
〔宋〕蘇洵撰……………	一
斜川集	
〔宋〕蘇過撰……………	一八三

【宋】蘇洵撰

嘉祐集

下

《嘉祐集》宋蘇洵撰。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仁宗至和、嘉祐年間與二子同至京師，除祕書省校書郎，后任霸州文安縣主簿。與二子蘇軾、蘇轍合稱『三蘇』。歐陽修、曾鞏、張方平所作蘇洵墓誌、哀辭、墓表，均稱洵有文集二十卷，而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誌》、宋末元初馬端臨《文獻通考》著錄蘇洵《嘉祐集》均爲十五卷，元代所修宋史蘇洵本傳稱『有文集二十卷』，而《宋史·藝文志》著錄爲十五卷，當爲元世之所存。今用四庫全書收的《嘉祐集》，此本以徐乾學家傳是樓所藏《嘉祐集》十六卷爲主，用康熙間邵仁泓輯刊《蘇老泉先生集》校之，后附錄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卷十三

宋 蘇洵 撰

書八首

上韓丞相書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
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
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校書郎亦非敢

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為彼不為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十錢誠不足以贍養又況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為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髣髴耳自此以下者皆勞勩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

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紆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
年豈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
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
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
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益七十矣譬如
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為布衣無官長拘轄自
覺筋骨踈強不堪為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
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

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
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
今洵幸為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為有意至於
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
故冗邪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為遇時得位當不鹵莽
及長知取士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
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
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

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
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
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
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為洵言欲為歐陽公言子
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為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
也而復忘之故忍恥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

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
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
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
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
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
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
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
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

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
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
增加幃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
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迺欲以末世葬送無益
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擬取厚葬之名而遺之
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
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
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為

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為之

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
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
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為古者君子不以
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
有所不順洵亦以為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
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
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僂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

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為之者是可深惜也
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
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
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
宗之葬高祖也欲為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
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為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
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為政與其坐視
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今之非孰若改今以救百姓之急